



花香一瓣

温暖一路

□朱文虎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上个月参加了文友新书分享会后，当时天色已晚。这时，天上飘起了细雨，我快步走到一家酒店门前雨棚下避雨。在秋雨中，我心灵触碰到了感人的一幕。

天渐渐落下夜幕，雨水将地面湿透。夜晚灯光洒在地面上，发出彩色的光亮。在蒙蒙细雨中，一位中年男子，手撑一把雨伞站在雨中，他远远地向我招手，是谁啊？我走近一看，他的面孔似曾相识，又感陌生，一时我不知怎么称呼他。他主动对我说，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图书馆参加周新书分享会的，我叫陈荣发。一听这名字，我脑海里有些印象，但我们从未谋面。我笑着说：“久闻大名，幸会！”他说：“雨一时半会停不了，你没带伞吧，我们一起走吧！”我也没与他多讲客气话。雨中相遇，雨中有缘。他撑着伞，我们一同走进风雨中。

秋风卷着细雨在空中飘洒。虽然我在他伞下遮挡雨水，但尚有雨点打在我身上，有点凉意。我们沿人行道而行，路旁树木密集，一阵风吹来，雨点从叶上滑下，落在伞顶上，发出咚咚响声。主干道上，一辆辆车射出灯光，可清晰地看到雨丝在光亮处闪动，车不断在路上来回穿梭，车轮下飞溅起朵朵浪花。路上，我们边走边聊，仿佛忘掉了秋雨飘落。

陈荣发中等身材，气质儒雅，为人谦和，脸上洋溢着温和的模样，从他的眼神和谈吐中可以看出，他是个有故事的人。他告诉我，他当过兵，是名退役军人，在军营时就酷爱文学，发表过作品。回地方后，被分配到机关单位，工作之余，仍不忘笔耕，写随笔散文，抒发情感，也出过散文集。听他说当过兵，我心里特别高兴与激动。我说：“我也当过兵，我们不但是战友，还是文友呢。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们相遇是缘分啊！”他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你当兵早于我，是个老兵，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军营，但同样称为战友啊！”好一个战友称呼，仿佛我们在秋雨中共同寻找到那份战友情感，一朝感情得以升华。

从酒店到地铁站，行程不到二十分钟。一路上，我们交流得很好，好像久别的战友重逢，有说不完的话。坐上地铁，我问：“你到何处下车？”他说：“下一站就下车，再换乘一站便到。你呢？”“我到兴隆站下，再转公交，三站便到。”言谈间，地铁快到站点时，他说：“你路途比我远，到家还有一段路程，外面还下着雨，我把伞留给你，免得雨淋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没有雨具，不是会淋雨吗？”他说：“我靠这里近，不碍事的。”虽我再三推辞，他还是执意把伞递给我。下车后，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中，走进风雨中……可他这一举动，不顾自己，只为别人着想，却感动了我，温暖我一路。

生活滋味

这个夜晚，月色融融。父亲和母亲破例分了一瓶冰啤酒喝了，他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。

父亲的海与母亲的田

□王惠

凌晨三点，父亲的手机闹铃声响起。父亲习惯性地一骨碌翻身下床，去穿外衣。

“你去哪里？”母亲问。“我去海边干活儿啊。”父亲说。“去干活儿？我昨晚怎么跟你说的？自家的玉米不收啦？不是跟你说好了这几天不去嘛。”母亲责备道。

父亲说：“我一天工资250元，你的玉米能卖几个钱？”

母亲说：“不管能卖多少钱，总要收啊，你不收完玉米不许去海边。”

父亲无奈，只能答应，父亲打电话向工头请假。

河边的田野上，红色的联合收割机马达轰鸣，在收玉米。玉米叶颜色已近枯黄，玉米棒躲在黄色的玉米皮中，露出无数根暗黄色胡须，一棵玉米秆上一般结两根玉米棒，颗粒饱满，玉米秆微弯着腰。

联合收割机可以同时收玉米、脱粒、秸秆粉碎还田，机器过处，玉米收到了收割机的储粮仓里，田地里留下一片片翻耕后的土地，秸秆打碎后，埋在松软的泥土下。

母亲站在田边，她望着田野中不停作业的收割机，既欣慰，又有几分心疼。今年是我家第一次请联合收割机收玉米，省时省力，每亩需要给机手180元，也不算贵。但母亲看到比自家早几天收玉米的人家地里，长出细嫩的一株株小玉米苗，母亲知道，机器收玉米，有很多玉米粒掉落在田里，会长出小玉米苗，这些玉米苗毫无作用，这是浪费啊。母亲有些心疼。

父亲劝母亲，“省了你多少人工啊？掉就掉一些，你不用那么辛苦去一根根掰玉米棒。”母亲说：“起码有上百斤玉米粒掉在地里。”父亲说：“改天我去外面打一天工，这百十斤玉米的钱就回来了。”

收割机的储粮仓大约可以储存3000斤玉米，储粮仓快满了，收割机开到邻居梅德文家门口的水泥场上（我家的水泥场晒不下），倒出玉米再继续下地。

父亲在水泥场上用木柄铁锨翻动玉米，让阳光均匀晒到玉米粒上，阳光炙热，父亲浑身汗水，他很高兴。晒粮食的日子，阳光越强烈，玉米才会干得越快，玉米水分低于13%才能贮存。水分超过13%，收粮人不会收购。他们已经送来30只麻袋，待粮食晒干后，农户自己称重装袋，每袋毛重101.5斤，净重100斤。

天公作美，连续好几日不下雨，两日后下午，父亲叫来了收粮人老吴。老吴用粮食水分仪的前端插入玉米堆中，“滴滴”，连续抽查三处，水分都低于13%。“可以装袋了，我晚上来拉。”老吴说。

母亲撑着袋口，父亲用铁锨往麻袋里铲玉米，袋子放在一只电子秤上，梅德文夫妻俩也来帮忙，待满101.5斤，就扎好口袋，搬到一边。

30个口袋用完了，还有一堆玉米没有装。父亲打电话请老吴再送一些袋子来。老吴开着车又送来十几个麻袋。父亲、母亲赶紧装袋，老吴请来的货车也到场了。货车上下来两个男子，他们负责把地面上已经装袋的玉米运到货车上。

点袋子数量，计算重量。每斤1.37元，玉米售得5206元。

母亲拿出三百元给父亲，说：“去买些牛奶、啤酒。”

父亲说：“这是改善生活吗？我不喝酒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母亲说：“这是给梅德文家买的，我家借用人家场地，人家还帮我一起装袋，不能让人家白干啊。”

父亲答应了。父亲买了几箱牛奶和两箱罐装啤酒送给梅德文，梅德文说什么也不肯收，后来退还了一箱牛奶给父亲，收下了其他礼物。

晚上，母亲炒了几个菜，父亲和母亲边吃饭边聊。

父亲说：“现在种地机械化，我们年纪大了，体力不行，也还能种地，就是田太少了，要是能有更多的田，就能赚些钱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是啊，不然你也不用到海边卖力气帮人家搭大棚赚钱了，天气这么热，搭大棚真辛苦。”

父亲说：“我明天得去海边了，主家等着早点搭好大棚好养虾呢，离春节还剩几个月了，赶着下苗好在春节期间上市，春节时虾好卖、价高。”

这个夜晚，月色融融。父亲和母亲破例分了一瓶冰啤酒喝了，他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。

岁月悠悠

生日

□张大可

早晨，金陵城一场秋雨送来阵阵清爽，北京西路上行人和车熙来攘往。我哼着淮剧曲牌《小拉子》，骑着电瓶车上班，途中接到了姑母的电话：预祝我六十岁生日快乐，还说她全家要为我设宴庆贺……这时，我脑海中不断闪现我以前的生日时辰。

我出生于1966年8月，那年两位婶娘也喜添“千斤”，我是祖母的第八个嫡孙。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祖母把我当成最宠爱的孙子。“儿郎生辰至，喜气绕门楣。”姑母曾告诉我，在我周岁生日的“抓周”仪式上，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因公务出差未能赶回，豆蔻年华的姑母在大桌上摆放了一个算盘、一支钢笔和一本“小人书”。我先抓起钢笔又拿起“小人书”，姑母预言我长大了要做老师，祖母则开心得手舞足蹈。祖母还在我的一只小脚上系上一截红毛线，让我母亲剪断，说是寓意我人生无阻碍。中午，三代人共进“瓦周”酒，祖母逐一指着小公鸡、猪肉膘、红烧鱼，问我吃哪个。我用小手摸了摸鱼盘，祖母便使劲搂着我，说将来“鲤鱼”要跳出“农门”。

弟弟比我小两岁，我们生日是同一天。我们先后参加工作前，每逢生日将至，母亲拉着父亲去供销社秤饼干、买蜂蜜、选新衣，每次我们都有一件新衬衫和一件新背心，我也成为班上同学和左邻右舍中常有新衬衫的几位之一。做教师的姑母则送给我们兄弟俩新本子、新钢笔和新的“小人书”，也成为我在班上的炫耀“资本”。生日那天中午，母亲用自家出产的小麦面粉制作手擀面，为我们做生日面。母亲先盛上一大碗，再分成两碗，每碗放一只油煎鸡蛋和几根绿叶菜，再浇上自家晒的土酱油。如此，我和弟弟吃到的都是“头碗面”，且大快朵颐后，我们争抢着替母亲喂猪食、割羊草、做农活。

“一阳生后逢生日，日渐舒长寿更长。”我十岁生日前，在东南沿海当兵的叔叔回家探亲，送给我一本崭新的《新华字典》，还用毛笔在字典的封面上写了八字行书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”我二十岁生日前夕，喜获两件书法作品，装裱后一直保存至今。一件是一位在京退休的婶娘舅写给我的两个颜楷大字“奋进”，上面还有两行《劝学》的二十八字行书中楷。另一件是隶书体“张弓射日英姿逸，扬鞭策马矢志行”，系我的四伯父——一位中学物理老师书写的。现在想来，那时过生日能收到如此励志“雅礼”，是何等荣耀啊！

“时光荏苒岁月催，儿女生辰父母念”。因忙于工作上的琐碎之事，我忘记自己的五十岁生日快到了，直到生日的前一天中午下班后，父亲和母亲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我才想起生日临近了。母亲带来她亲手烙的小麦饼、剔的螺蛳肉、腌的咸鸭蛋，还神秘兮兮地问我是否记得小时候最爱吃的团子。“鸡蛋糯米团子！”我脱口而出。母亲笑容灿烂，急忙系上围裙，转身走进厨房洗手准备她的拿手绝活——韭菜粉丝烩鸡蛋糯米团子，却被我爱人一把拦下再推出厨房。父亲坐在沙发上跷二郎腿抽着烟，还不停地问我那正在读研的女儿有关生日的常识：小宝宝过“头生日”为何不能吃肉圆？女儿不假思索便说：“风俗习惯呗！”我笑着对女儿讲，在我们老家，肉圆俗称刀斩肉，“头生日”要回避“斩”字，不能有刀光剑影。女儿仰脸展笑：“窃以为然也！”

再过几天，就是我六十岁生日了。“一岁一礼，一寸欢喜。”昨天，工会小组的小汤姐姐专程到我办公室送来生日贺卡和蛋糕券，还笑盈盈地说：“今年见，明年见，春色如人面。”我故作不悦地问她：“我又年长了一岁，你不觉得我的笑点更低、废话更多了吗？”她又笑靥如花：“只要心态好，永远年轻！”说完便挥手道别。我端坐在办公室椅子上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遂起身走到会议室北窗前，遥望东北方向的老家！